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1）

三毛如是说

(台湾) 三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来，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第一部

1 托鲁斯特快车上的贵宾

叙利亚严冬清晨五时。在铁路指南上号称为托鲁斯特快车的一趟列车停靠在阿勒颇车站月台旁边。这列火车有炊事车、餐车、一节卧铺车与两节普通车厢。

在登上卧铺车厢的阶梯上站着一名身穿耀眼军服的年轻法国陆军中尉，正与一个矮小的男人谈话。这人全身御寒装束，连耳朵也戴上了耳帽，除了一颗红鼻头和两撇上翘的仁丹胡子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天气是刺骨的寒冷，此时奉命来为一名重要的陌生客人送行，的确不是令人羡慕的差事。然而杜博斯克中尉在职务上的表现却是一副大丈夫的气概。他以优美的法语流露了高雅的谈吐。其实，他并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谣言流传已久，当然，在这种事体上终归是难免的。将军——他的这位顶头上司的脾气是愈发不可收拾了。后来，好像这位比利时的生客自英国远道赶来了。整整一个礼拜的诡秘紧张情势过后，事态有了转变。一位卓越的军官自杀身死，另一位突然辞职，焦虑的面孔也倏地轻松下来，一些军事戒备也放宽了。这位将军，杜博斯克中尉伺候的这位特殊的将军，看起来也顿时年轻了十岁。

杜博斯克偶然听过他与这位陌生客人的一些谈话。“你真救了我们，亲爱的朋友。”将军激动地说：“你挽救了法国陆军的荣誉——也避免了一场流血！你接受了我的邀请，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这么远道前来——”随着将军嘴唇的起动，他那撮雪白的美须也跟着上下颤动。

这位陌生客（名字叫赫邱里·白罗）应对得也很得体，他说：“可是，我也记得，您不是也救过我一命吗？”将军马上作了一次恰当的应答，表示过去的事他实在愧不敢当；又提到了法国、比利时，光荣与荣誉等类似的话题之后，两人热情地拥抱，结束了这次谈话。

至于他们两人到底谈的是什麼，杜博斯克仍然蒙在鼓里，他只晓得自己是奉命送这位白罗先生搭乘托鲁斯特快车的。身为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军官，他在执行任务时倒也表现得热诚、认真。

“今天礼拜天，”杜博斯克中尉说：“明天，礼拜一晚上您就到伊斯坦堡了。”

这话他已不是第一次说了。火车开行之前，月台上的谈话多少免不了是重复性的。

“是的。”白罗附和着说。

“我想，您在那里是要停几天的吧？”

“是呀，伊斯坦堡这个都市我还没到过呢。错过了就太可惜了——是吧？”他有声有色地将手指啪地弹了一声。“无事一身轻——我要在当地好好观光一番。”

“圣苏菲，棒极了。”杜博斯克中尉说，其实他根本没看过。

一阵刺面寒风向月台呼啸而过，两人都打了个寒噤。杜博斯克中尉偷偷瞄了一下手表，差五分五点——只差五分钟了！

生怕这人看见他看了手表，他又立即抓起了话题。

“这季节真没有什么人旅行啊。”他说着朝上方卧铺车厢的窗户看了一

眼。

“说的是呀。”白罗先生点头应着。

“但愿您此行别叫托鲁斯山中的大雪给挡住了！”

“会吗？”

“以前有过的，不过今年倒还没有发生呢。”

“但愿如此，”白罗先生说：“从欧洲来的气象报告可实在很不乐观。”

“很不好。巴尔干那边风雪很大。”

“听说在德国下得也很厉害。”

“是呵，”杜博斯克中尉感到另一次无言的尴尬又要发生，赶快接着说：

“明天晚上七点四十分您就到达君士坦丁堡了。”

“是的，”白罗也百般无奈地说：“圣苏菲，听说可真不错呵。”

“我相信那地方棒极了。”

靠他们头顶上方的一扇百叶窗往旁边推开了来，一名年轻女人往车外探望。

玛丽·戴本瀚打从那天星期四离开巴格达以来，就不曾睡好。到基尔库克的车上，在摩苏尔的宾馆，以及昨夜在车上都睡得很不踏实。睁着眼睛，被车上过强的暖气闷得发慌，她站起身来往外窥看。

这一定是阿勒颇。当然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是一条漫长、灯光黯淡的月台，不知自何处传来了一阵嘈杂、激烈的阿拉伯语吵骂声。她看见车窗下有两个男人在用法语谈话，一名是个法国军官，另一个是蓄有一大撮仁丹胡须的矮小男人。她矜持地挤出一丝笑容。从未见过冬天穿这么多衣服的人。想必外头是奇冷的，难怪车厢内的暖气开得这么热了呢。她想把窗户往下拉开一点，却拉不动。

卧铺列车长前来告诉这两个人车就要开了，先生最好上车吧。那矮小的男人摘下了帽子，这人的头怎么如此的酷似鸡蛋呢！玛丽·戴本瀚虽有些心神不定，却也笑了。这样一个怪状的矮小男人。这种矮小男人实在是不必假以颜色的。

杜博斯克中尉开始向客人话别了。他事前早就想好了，直到此刻终于派上了用场。的确是一番词藻优美的送行辞。

白罗不肯认输，也适度地回报了他一番……

“请上车吧，先生。”列车长说。

白罗先生一副无限依依的神情登上了车厢。列车长也随后上了车，白罗先生挥手致意，杜博斯克立正敬礼。火车猛地一阵摇撼之后，缓缓向前开动。

“可完了！”赫邱里·白罗喃喃地说。

“哎——呀，”杜博斯克狠狠地打了一个寒噤，他感到自己简直要冻僵了。

“怎么样，先生？”列车长作戏般地将手一摊，向白罗展示他卧铺小房间的美观与安放的行李。“先生的手提箱我给您放在这儿了。”

他将手伸得高高的，用意自是不言而喻。白罗将一张折好的钞票放入他的手中。

“多谢，先生。”列车长一时精神奕奕，一本正经起来。“您的车票在我这里；请您把护照也交给我。您是在君斯坦丁堡下车吧？”

“不错，”白罗应道：“好像没几位乘客嘛！”

“不多。除了您以外，另外只有两位，都是英国人。一位是来自印度的

上校，另一位是巴格达来的英国小姐。先生要些什么吗？”

白罗先生要了一瓶矿泉水。

清晨五时搭火车的确是很不惬意的时辰，得等两个钟头才天亮呢。自知一夜睡眠不足，又成功地完成了一件相当不易的差事，白罗先生蜷卧在床角，不一会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半，他踱入餐车想喝杯咖啡提提神。

此刻，餐车内只有一位旅客在用早餐，无疑地，必定是列车长所说的那位英国小姐。她瘦长高挑、深色皮肤，约莫廿八岁上下。从她用餐与召唤侍者添加咖啡的利落动作看来，是位见识广、惯常旅行的女士。她那一身轻便暗色薄料的旅行装，在这暖气过强的车厢内看起来最合适不过了。

闲着也是闲着，赫邱里·白罗先生就故作若无其事地打量起这位女士来了。

照他看来，她是个在任何场合都会沉着照顾自己的女人，高雅、利落。他很欣赏她那副庄重严肃的五官、苍白细致的脸庞。她那一头梳得整齐蓬松黑亮的秀发他也很喜欢，还有那对冷漠的灰色眼睛。只是，他总觉得她的利落稍嫌矜持，不像是他所称之为的“正派女人”。

不一会，餐车内走进来另一位乘客。一名高大、修长，年约四五十岁的男人。棕色皮肤，两鬓略现花白。白罗先生心里想：“该是来自印度的英军上校了。”

刚进来的这名男士向小姐弯身一躬：“早，戴本瀚小姐。”

“阿伯斯诺上校，你早。”

上校一手搭在她对面的椅背上问道：“介意吗？”

“怎么会呢，请坐。”

“不过，我知道，早餐可不是谈天的好时刻。”

“幸亏不是，反正我吃的也不多。”

上校坐定之后，以一副俨然大将的口吻叫了一声侍者。

他要了咖啡与蛋。

他漫不经心地扫了赫邱里·白罗几眼。白罗心里有数，知道那人心里准是在说：“不知哪儿来的外国乡巴佬。”

的确没有辜负他们的民族性，这两个英国人话不多说。两人应酬几句之后，那个女郎就起身返回到自己的卧车厢内去了。

午餐时刻，他们两人仍然坐在一起，也全然不理睬那第三名旅客。两人交谈要较早餐时生动多了。阿伯斯诺上校谈起印、巴交界的彭加巴，偶尔也问那个女郎一些巴格达的事，他得知她是在那儿担任家庭教师的。交谈中，两人也发现彼此有共同相识的朋友，谈话也就更轻松且免于拘束了，张三李四地互相打听了一番。上校问她是直接前往英国抑或在伊斯坦堡稍留。

“不，我是一直回英国的。”

“那不太遗憾了吗？”

“两年前我也曾搭过这班车，在伊斯坦堡消磨了三天。”

“喔！是这样的，我真高兴你是直返英国，因为我自己也是的。”

他稍嫌笨拙地欠了欠身子，脸还跟着微红了一阵。

“我们这位上校倒是蛮多情的，”赫邱里·白罗心中玩味地想：“乘火车可是与海上航行同样风险呵！”

戴本瀚小姐很文静地表示那很好。她的神态带着些抑制。

赫邱里·白罗注意到上校陪着她返回了她的车厢。稍后，列车驶过宏伟的托鲁斯山脉。他们并肩站在通道上俯瞰西里仙出口时，那女郎突然叹了一口气。白罗就站在他们近旁，听见她低声说道：“真美！我但愿——但愿——”

“怎样？”

“但愿我有那副欣赏的心情！”

阿伯斯诺并未搭腔。他下颚的曲尺线条似乎显得更严峻阴郁了。

“祈求老天能让你摆脱这一切。”他说。

“嘘！请别说了。”

“喔！不妨事的。”他朝白罗的身边厌烦地扫了一眼之后又说：“我实在不喜欢你当家庭教师——低声下气地伺候那些专横的母亲与讨厌的小鬼。”

她声音有些失去控制地笑了出来。

“家庭教师受折磨的传言未免言过其实。我倒可以告诉你，那些做母亲的才怕被我欺侮呢！”

他们沉默了下来。也许，阿伯斯诺对自己的发作感到惭愧。

“我在这儿看的这幕喜剧倒是挺蹊跷的。”白罗心中沉思地说。

事后他是会记起这种想法的。

当晚十一点半他们抵达孔雅。那两名英国旅客步下列车，在积雪的月台上来回跑步，松松筋骨。

白罗透过车窗很自在地观察那对踱步的旅客。十分钟过后，他又觉得出去透透气该也不错。于是他细心作了一番准备，套上几层大衣，戴上耳帽，又将雪亮的皮靴套上了胶套鞋。全副装备妥当之后，他轻快地踏上了月台，信步朝火车头的方向踱了过去。

一阵话语声使白罗辨认出站立在一节行李车阴影中的两个人影，阿伯斯诺在说话。

“玛丽——”

那女郎打断了他的话。

“不成，现在不行，等事完了再说，等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再——”

白罗谨慎地转身避开。他心中在奇怪……

他几乎没听出来戴本瀚那冷静、俐落的声调。

“真奇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第二天他仍在猜想，也许他们俩拌嘴了。这天他俩始终很少交谈。那女郎一脸焦虑神色，眼眶下也泛起了黑晕。

下午两点半左右，火车缓慢地停了下来。旅客们都将头伸出窗外探望，铁轨旁聚了一小撮人，往餐车下方指指点点的。

白罗将头探出车外，向匆忙掠过的卧车长问了几句话。那人答复之后，白罗将头缩了回来，一转身几乎撞上了站在他身后的玛丽·戴本瀚。

“怎么回事？”她屏住呼吸用法语问道：“为什么停车？”

“没什么事，小姐。餐车底下起了点小火，并不严重。已经熄掉了，他们正在赶修。不会有危险的，请放心。”

她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好像她关心的并不是危险的事故，那对她似乎全无紧要。

“是的，是的，我知道，可是时间呀！”

“时间？”

“是呵，这样我们不是要误点了吗？”

“很可能的——不错。”白罗表示同意地说。

“误了点怎么行？车应该六点五十五分到达的。我还得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对岸去搭九点钟的辛浦伦东方特快车。如果耽误了一两个钟头，我就没法子换车了！”

“是的，有此可能。”白罗是可以想见的。

他好生不解地看着她。她扶在窗槛上的手有些不稳，嘴唇也在发抖。

“这对您十分紧要吗，小姐？”他问。

“是的，当然啰。我——我一定得赶上那班火车。”

事实证明她的焦虑是没有必要的。十分钟之后，车又开始加速前行，赶了些时间，到达海蓬帕赛时只晚了五分钟。

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风浪很大，白罗先生感到有些不适。他在渡船上与那两位旅伴分散了，也没有再与他们照面。

抵达嘉拉达码头时，他立即乘车直驶图卡德兰大饭店。

2 图卡德兰大饭店

在图卡德兰大饭店，赫邱里·白罗要了一间带浴室的房间。然后向柜台询问有没有他的信件。

共有三封信函一封电报。他看见电报，眉毛扬了起来，这却没料到。

他一如往常有条不紊、慢吞吞地拆开了电报，电文清晰打着：

“你推测的卡斯纳案情有了转机。请速返回。”

“真倒霉，”白罗气愤地抱怨了一句。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我今晚得赶路，”他对柜台人员说：“辛浦伦东方特快车什么时候开？”

“九点正，先生。”

“能给我买到一张卧车票吗？”

“没问题，先生。在这种月份是不愁买不到票的，列车几乎是空着的。头等还是二等？”

“头等。”

“好的，先生。您到哪里？”

“伦敦。”

“是，先生。我会给您买一张去伦敦的车票，也会在伊斯坦堡——卡莱车厢中为您安排一个卧铺。”

白罗又看了一眼挂钟，差十分八点。“我还有时间用晚餐吗？”

“当然，先生。”

这位矮小的比利时人点了点头。他退了房间之后，越过大厅信步来到了餐厅。

他在向侍者点菜的时候，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啊，老朋友，真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了你！”有人在他身后说。

说话的人是个矮胖的老人，一头蓬乱的灰发，欢愉异常地笑着。

“波克先生！”

“白罗先生！”

身任国际铁路卧车事务主任的波克先生是比利时人，他与这位一度是比利时警方探长的白罗，相交已有多年。

“怎么样，离国远行了，老兄？”波史先生说。

“在叙利亚办了些公务。”

“喔！那么你是要回家了——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好极了！我也是。不过，我得先到洛桑办点事。我相信你是搭辛浦伦东方特快车吧？”

“是的。我刚请他们替我订了一张卧车票。我本来打算在此地呆几天的。结果有电报来说有急事，要我赶回伦敦去。”

“唉！”波克先生叹了口气：“公事，办不完的公事！不过，老朋友，你如今真是红透半边天了！”

“也只是靠了一点小运气，”赫邱里·白罗尽量作出谦虚的模样，却显然并未成功。

波克先生笑了起来。

“回头见。”他说。

赫邱里·白罗小心翼翼地抒自己那撮仁丹胡子整理了一番，以防蘸在汤

汁里。

一番十分困难的进汤工作完成之后，一面等候下一道菜的到来，一面环视餐厅里其他的客人。餐厅里总共不过六七个客人，而其中只有两名引起了他的兴趣。

我两个人坐得离他不远，年轻的一个是个卅岁上下，相当可亲的典型美国人。但真正引起这位矮小侦探注意的则是他的同伴。

他大约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远远看上去，俨然像一副慈善家的相貌，头发微秃，圆圆的额头，笑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的假牙。遗憾的是他那对眼睛却露出了马脚：细小、深陷且充满了诡奇。这还不说，当他与那位年轻的同伴交谈时，眼光扫过餐厅，又停在白罗身上片刻。就在那一瞬间，白罗感到了一阵异样狠毒且极不自然的严峻寒意。

那老人立起身来。

“付帐吧，海洛特。”

他的声音略带嘶哑，轻软中透着怪诞的阴险意味。

当白罗与他老友又在大厅中会面时，那两个正动身离开旅店。他们的行李已经派人提到楼下，年轻的那个清点查看了一番之后，为那老人推开玻璃大门。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罗嘉德先生。”

那老人点头咕哝了一声就走出去了。

“怎么样，”白罗说：“你觉得那两个人如何？”

“美国人，”波克先生说。

“这还用说吗，我是说你看他们的人品如何？”

“那个年轻的倒蛮顺眼的。”

“另外那个呢？”

“说老实话，老兄，我不喜欢，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你看呢？”

赫邱里·白罗沉默了半晌。

“在餐奇里，他走进我身边时，”他终于回答了：“我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就像有只野兽，凶猛残暴的野兽自我身边蹭了过去。残暴！你懂吧？”

“然而，他却是全然一副令人尊敬的相貌。”

“一点不错！他的外表——那座兽栏——的确令人起敬。但是铁栏后面，那只猛兽却在虎视眈眈地瞪着你。”

“你也太过幻想了，老兄。”波克先生说。

“也许是的，但是我怎么也甩不掉打我身边散过去的那股邪气。”

“那位可敬的美国绅士？”

“就是那位可敬的美国绅士。”

“也说不定，”波克先生挺看得开地说：“这世界邪恶的事的确是不少的。”

这时，大门推开，柜台的那名人员朝他们走了过来。他满脸的不安与歉意。

“太怪了，先生，”他对白罗说：“车上连一个头等卧铺都没有空着的了。”

“什么？”波克先生喊了出来：“在这种季节？呵，一定是什么记者团或是政客人物们订的了——？”

“我不清楚，先生，”那名旅馆人员敬畏地对他说：“但是，的确是没

有空铺了。”

“好了，好了。”波克又对白罗说：“别着慌，老兄，我会想法子的。第十六号卧铺房总是留着的，我会叫列车长为你办妥的！”他笑着看了看挂钟。“来吧，”他说：“我们也该启程了。”

在车站，身穿土黄制服的卧车列车长向波克先生致敬恭迎地说：

“晚安，先生。您的卧铺房间是第一号。”

他唤了脚夫来推送他们的行李，一行人沿着列车缓步走着，列车上挂着标明起讫站的铁牌子：伊斯坦堡——卡莱。

“我听说今天卧铺都满了？”

“真没想到，先生，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今天晚上驿马星动了！”

“无论如何你得替这位先生找一间卧铺房，他是我的朋友。他可以用第十六号卧铺房。”

“也有人占了，先生。”

“什么？连第十六号也——？”

两人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列车长挤出一丝苦笑。他是个面容憔悴的中年人。

“是呵，先生。正如我向您报告的，全客满了，一间卧铺房也没剩下。”

“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呢？”波克先生怒气难消地质问道：“有什么地方召开大会吗？还是有旅行团？”

“没有呵，先生。我看也只是凑巧，好像大家都选定今天晚上旅行了。”

波克先生懊恼地咋了咋舌头。

“在贝尔格莱德，”他说：“会再挂一节自雅典开来的车厢，还有一节布加勒斯特到巴黎的车厢。但是我们要明天晚上才到达贝尔格莱德。问题是今天晚上怎么解决，二等车厢也没空位了吧？”

“二等车厢倒是有个空房，先生——”

“那就——”

“但那是女客用的。而且已经有一个德国妇人占了一个铺位了，是个贵妇人的随身女侍。”

“唉呀，真糟。”波克先生说。

“别太费神了，老朋友，”白罗说：“我就坐普通车厢吧。”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他又问列车长说：“旅客都到齐了吗？”

“是的，”那人说：“只有一位还没到。”他缓缓地迟疑着说。

“你说呀！”

“二等车厢的第七号卧铺。那位先生还没到，现在已经差四分九点了。”

“是谁？”

“一名英国旅客，”列车长查了查旅客名单说：“一位姓哈瑞斯的先生。”

“这名字倒挺吉祥的。”白罗说：“狄更斯的小说我熟得很。看情形这位哈瑞斯先生是赶不来了。”

“把这位先生的行李先放到第七号卧铺去。”波克先生说：“如果哈瑞斯先生赶来了，我们就告诉他，他来得太晚，卧铺无法为他留得太久，反正我们那时候再另替他安排。哈瑞斯先生有什么了不起的？”

“听您的吩咐，”列车长说。他又向白罗的脚夫作了一番指点，然后他在车厢台阶上让开路，请白罗上了车。

“最后倒数第二间卧车房。”他提高了嗓子说。

白罗磨磨蹭蹭地通过列车走廊，因为多半的乘客都还站在自己卧铺车房的外边。

他那斯文有礼的“对不起”，像钟摆声似地自他口角很规则地流出。最后终于来到了自己的卧车房。房内，一位正伸手上去拿行李的，正是图卡德兰大饭店内的那名高大的美国青年人。

他见白罗进来，眉头就皱了起来。

“对不起，我想你恐怕走错了房间。”之后，又用法语吃力地重复了一遍。

白罗用英语回答说：“你是哈瑞斯先生吗？”

“不是，我姓麦昆。我……”

这时，卧铺车列车长的声音已自白罗的肩头传了过来——一种颇带歉意的急促声调。

“车上没有别的卧铺了，先生。这位先生只好睡在这里了。”

他一边说，一边拉起了走廊上的车窗，并把白罗的行李带了进来。

白罗心照不宣地了解到这人话语中所带的歉意。无疑地，那另外一名旅客必定向他施了小费，叫他把这间卧铺房间整个留给他自己用。可惜，最慷慨的小费也抵不过本人在列车上的铁路公司主任的命令。

列车长进了卧车房，将白罗的行李举到了上头的行李架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先生，”他说：“您是上铺，第七号。还有一分钟车就要开了。”

他说完沿着走廊溜掉了。白罗这才又进入了卧车房内。

“这我还很少碰到过，”他欣喜地说：“卧铺列车长亲自替旅客放好行李！真没听过！”

他的同房旅伴也笑了。显然，他的不痛快也已经过去，大概他晓得把事情吵大也于事无补，还是看开点吧。“今晚火车怎么会这么满？”他说。

一声笛鸣，跟着火车头也凄然地呜咽了一声。这两名乘客都踱入了过道上。

车外有人在喊：“上车了！”

“车开了。”麦昆说。

但是车却仍未开动：笛声仍在叫呢。

“呃，先生，”年轻人突然开口说：“如果你喜欢下铺，方便点的话，我可以睡上铺。别客气。”

蛮客气的青年人嘛。

“不，不。”白罗婉谢说：“那怎么使得——”

“不要紧的——”

“你太客气了——”

两人彼此谦让个不停。

“反正只有一夜，”白罗解释说：“到了贝尔格莱德——”

“喔！你是到贝尔格莱德呀——”

“也不是这样的，是——”

车身一阵剧烈晃动，两人都被摇向了车窗，他们朝着灯火通明缓缓远离的月台望了过去。

东方特快车开始了为时三日横跨欧洲的漫长旅程。

3 白罗拒绝接案

第二天中午，赫邱里·白罗先生进入餐车时，稍嫌晚了一些。他起得很早，几乎是一个人用了早餐，整个上竿都消磨在阅读奉召返回伦敦办案的文件上了。他始终未曾与其他旅客照面。

波克先生已在餐车旁坐定，见白罗进来，就打了招呼并邀他过来共进午餐。白罗一坐下来，就发现自己的确选对了桌子，因为与波克进餐不仅服务最佳，面包片种类特多，而且佳馐也出奇的丰盛。

一直到他们进用爽口乳酪甜点时，波克先生才将口腔享受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人们在吃最后一道菜——甜点——的时刻，是容易感慨人生的。

“啊！”他舒了一口气说：“如果我有巴尔扎克的才华，我要好好描述一番这餐车中的情景。”

“有道理。”白罗说。

“喔？你也有此同感？还没有人写过吗？不过，老兄，你看气氛的确是很传奇性的。坐在我们四周有各色的人等，不同的阶层、不同国籍、不同的年龄。三天的旅程将与这些互不相识的人聚在了一起，在一条列车上同吃同睡，谁也逃不开谁。三天过后，彼此分手各奔前程，也许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

“而且，”白罗说：“说不定还会发生点意外的事——”

“免了吧，”我的老兄——”

“当然，自你的立场看来，是十分不妙的。不过，我们不妨假想一番。假定这一伙人是在被——死神——揪到一块儿的。”

“再来点酒吧，”波克先生慌忙地斟满了两杯。“我看，老兄，你有点不大健全，也许是消化不良吧？”

“的确，”白罗应和着说：“叙利亚的饮食是有些不对我的肠胃。”

他啜了一口葡萄酒，把身子朝后靠了过去，眼光往餐车扫了一巡，车中共有十三个人。正如波克先生所说，真是各色人等，不同国籍。他开始逐一地观察。

他们对面坐着三个男人。三个单独旅行的客人，经百无一失的随车服务生评鉴之后，安置在同一桌上的。一名粗大黝黑的意大利人，正在回味无穷地猛剔牙齿。在他对面，坐着一个干瘦、整洁的英国人，一脸标准训练有素的英国管家不以为然的神色。坐在他旁边的是个穿着俗耀的美国人，看样子是个跑码头的生意人。

“要做嘛，就气派大点。”他扯开带有鼻音的大嗓门说道。

那名意大利人拔出牙缝里的牙签，捏在手指间挥动着。

“那可不是，”他说：“我早就这么说的。”

那英国人朝着窗外咳嗽了一声。

白罗将视线转了开去。

另一张小桌子上，笔直地坐着一个他毕生所见最丑的老女人。那是一种极突出的丑，令人迷惑而不觉厌恶。她背脊挺直地坐着，颈上一串珍珠链，尽管颗颗大得出奇，却都是真的。手指上戴满了戒指。黑貂皮大衣，往后披在肩上。一顶小巧、昂贵的黑天鹅绒帽子，极不相衬地顶在一张焦黄、蛤蟆般的脸上。

她正与侍者说话，话声礼貌、清晰，却充满威严的气派。

“不介意的话，请给我卧车铺房中放一瓶矿泉水和一大杯橙汁。今晚餐为我准备不加盐的鸡肉，还有煮鱼。”

侍者遵命，应答照办。

她略表谢意地轻轻点了下头站起身来。她的眼神触到了白罗的目光之后，一副贵夫人气派，全然视若无睹地掠了过去。

“那是德瑞格米罗夫郡主，”波克先生悄声地说：“俄国人。她丈夫在革命前囤了一大笔钱在海外投资。她现在富有得很，是个环游四海的贵夫人。”

白罗点头表示他早久仰过她的大名。

“的确是个名人，”波克先生说：“丑得要命，却有股摄人的尊严，你说对吧？”

白罗也很同意。

在一张大桌子上，玛丽·戴本瀚小姐与另两名妇人分坐。其中一个是个高大的中年妇人，穿一身花格子上衣，斜纹呢裙。一头土黄色乱发，怪状地在脑后盘了一个大髻，戴一副眼镜，柔顺的长脸，看起来像只绵羊。她正在听另一个肥胖、满脸堆着笑容的老女人说话。那老女人声音低沉，清晰而单调，喋喋不休，连气都不喘一口：

“……我女儿总是对我说：‘唉！’她说：‘美国的法子在这些国家是行不通的。这里的人没知没觉是很自然的事，’她说：‘因为他们根本懒得全没有精力——’。你们可不晓得我们女儿的大学有多棒呵，老师都是第一流的。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了。我们西方人真该教导这些东方人，好让他们认清自己呀！我女儿就说——”

列车钻进一节隧道，这才掩没了那老女人的单调独白。

她们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阿伯斯诺上校一个人坐着。他的目光盯牢在玛丽·戴本瀚修长的后颈上。他们两人竟没有同桌进餐，这应该轻易可以安排的呵。却为了什么？

也许，白罗暗自揣摩，玛丽·戴本瀚谨慎起来了，女家庭教师是要处处留心的。仪表是很重要的，像她这样的身份，一举一动都需分外小心的。

他的目光移到了车厢的另一边，尽头靠墙处坐着一名一身黑衣、宽脸上毫无表情的中年妇人。他猜想：不是德国人就是北欧人士，说不定就是那名德国籍的随身女仆。

掠过了这名妇人，白罗看到一对身躯前倾娓娓交谈的情侣。男人穿着粗人字呢的英国绅士西装，却显然不是个英国人。白罗虽然只能看到他的背影，但是他的头型与宽大的肩膀一看就知道不是英国人。他是个高大、有素养的人。他猛一转头，白罗看到了他的侧影，是个相当俊美、卅岁上下的青年人，蓄了一大撮整齐的八字胡。

与他对坐的，是个年轻得仍嫌稚嫩的女郎，顶多廿岁模样，紧身黑色外衣和裙子，雪白的绸上衣，一顶小巧的黑帽子时髦地歪戴在头上。一张美丽、异国情调的脸庞，苍白的肤色，棕色的大眼睛，漆黑的秀发。夹着长烟嘴的指尖，涂着深红色的蔻丹，戴一枚巨大的翡翠镶白金的戒指。

“很美，很俏，”白罗悄声赞道：“是对夫妇吧？”

波克先生点头应道：“我想是匈牙利大使馆的人。”他说：“可以称得上郎才女貌。”

如此，就只剩下两名进餐的旅客了——与白罗同一卧铺车房间的麦昆以及他的老板罗嘉德先生。白罗再一次端详了这张无法令人起好感的脸孔，那对假仁假义的眉毛与细长、阴险的眼睛。

波克先生一眼就看出来他老朋友的面色起了变化。

“你又在看你那只野兽了吧？他问。”

白罗点了点头。

白罗的咖啡端上桌的时候，波克先生站了起来。他比白罗来得早，咖啡早用完了。

“我要回房了，”他说：“等会儿过来聊聊嘛。”

“好极了。”

白罗轻啜咖啡，并点了一杯饭后甜酒。一名服务生手中捧着一个盒子逐桌在收餐费。那名美国老妇人又尖起喉咙开起了话匣子。

“我女儿说：‘买一本餐券，就不会有问题的——什么问题都不会有的。’好了，你看，全不是那么回事。又是什么一成小费了，一瓶矿泉水也算钱——何况还是怪怪的味道。他们连伊凡牌或是维奇牌的都没有，真怪了。”

“是……因为他们……该怎么说，只能供应当地国家的饮水。”那一副羊脸的妇人向她解释说。

“反正，我总觉得是怪事。”她望着眼前找给她的零钱，厌憎地说：“瞧瞧他找给我的这堆恶形恶状的东西，是南斯拉夫钱吧？真难看！一大堆垃圾。我女儿就说过——”

玛丽·戴本瀚起身将座椅往后推了推，向两个同桌女人微微点了点头。阿伯斯诺上校也起身跟了出去。那美国妇人将令她生厌的零钱收了起来也走了出去，后面跟的是那个绵羊般的女人。那对年轻的匈牙利夫妇早已离去。除了白罗、麦昆与罗嘉德之外，餐车已是空无一人。

罗嘉德与他的同伴说了几句话，那人就起身走出了餐车。这时，罗嘉德才站起身来，他并没有随在麦昆身后，却出其不意地坐上了白罗对面的椅子。

“可以借个火吗？”声音轻软，略带鼻音：“我是罗嘉德。”

白罗欠身答礼。他将手伸入口袋中取出了一包火柴，交给了罗嘉德，对方却并未点烟。

“我想，”他说：“阁下就是赫邱里·白罗先生吧？久仰大名。”

白罗又欠了欠身。“你打听的不错，先生。”

这位侦探可以感觉得到：这人再度开口之前，正用那对怪异且精锐的眼睛在打量着他。

“在我们美国，”那人说：“一向说话开门见山。白罗先生，我要请你替我办一点事。”

赫邱里·白罗的眉梢轻轻向上扬了一扬，说：

“先生，我最近已经不轻易接受主顾的委托了，也很少接办私人案件啰。”

“当然啰，我了解。不过，白罗先生，这次是大钱。”他又用那轻软、颇具说服性的口气重复了一句：“一笔大钱。”

白罗沉默了半晌，然后问：“什么事要我效劳呢，罗——呃，罗嘉德先生？”

“白罗先生，我是个富有的人——非常之富有。像我这么有钱的人，难免要树敌的。我有一个敌人。”

“只有一个敌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罗嘉德面有愠色地问道。

“先生，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一个人到了有仇敌的身份，往往仇人是不止一个的。”

罗嘉德松了一口气，紧接着说：“当然，我懂你这话的意思。不管仇人是一个还是一百个了——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的安全。”

“安全？”

“嗯，白罗先生，有人威胁我的生命。这倒不是说我老得没有自卫之力了。”说着，他自衣袋中掏出一把小型自动手枪，亮了一亮，阴险地继续说：“我想，我还不至于在睡梦中遭人暗算。不过，我觉得不妨多提防着点儿为妙。我看，我把这笔费用出在你的身上，该是值得的。我再提醒你一句，白罗先生，这可是一笔大钱。”

白罗深沉地注视他良久，脸上则不带半丝表情。对方一点也猜不透他心里到底在盘算什么。

“很抱歉，先生，”他终于开了口：“我歉难遵命。”

那人狡猾地看着他说：“那么，你开个价码吧。”

白罗摇了摇头。

“先生，你大概不明白，我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如今我的财富可以满足我的需要，也可以达成我的梦想。我现在只接手一种案子——我感兴趣的。”

“口气还真不小！”罗嘉德说：“两万美金可对你的胃口？”

“不能。”

“别想跟我讨价还价，我可是识货的人。”

“彼此，彼此，罗嘉德先生。”

“怎么？我请你办的事有什么不对吗？”

白罗立起身来，说道：“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罗嘉德先生，我看你不顺眼。”

说完，他离开了餐车。

4 黑夜里的一声惨叫

辛浦伦东方号特快车于当晚八点三刻抵达贝尔格莱德。预定九点一刻继续前行，因此白罗就下车在月台上透透气。然而，他却不曾久停，因为寒风的确太刺骨了，月台上虽盖了遮篷，外面雪可下得极猛。他只好折返车厢里去了。在月台上跺脚挥臂取暖的列车长，看见白罗就告诉他说：

“您的行李已经搬到第一号卧铺房去了，先生。就是波克先生的卧铺。”

“那波克先生搬到哪儿去了呢？”

“他搬到刚挂上的、自雅典来的车厢去了。”

白罗立即去找他的朋友。波克先生并不接受他的婉谢。

“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这样更方便。反正你是去英国的，最好留在原车厢一直到卡莱。我在这里也很好，很安静的。车上几乎空的，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希腊医生了。啊呀！老朋友，今天晚上可真够受的！他们说多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但愿这场风雪别耽搁了咱们的行程。那滋味可是不好受的，我告诉你说。”

九点一刻，列车准时驶出了月台。白罗不久也起身向老友道过晚安，径自沿车厢过道朝自己新迁入的卧车房踱了过去，就在列车前端紧靠餐车的一间。

旅程中的第二天，旅客间都混得熟多了。何伯斯诺正站在自己卧铺房门口与麦昆聊天。麦昆见了白罗，停下谈话，一脸的惊讶。

“怎么？”他大声说道：“我还以为你下车了呢。你不是说你在贝尔格莱德下车吗？”

“那是你听错了，”白罗笑着说：“我记起来了，我们正谈的时候，那时火车刚自伊斯坦堡开出车站。”

“可是，老兄，你的行李不见了。”

“喔，那早有人替我搬到另外一间卧铺房去了。”

“喔！这样呵。”

他转头与阿伯斯诺上校继续谈话，白罗继续在过道上往前走。

在离自己卧铺房隔两个门的地方，那名美国老妇人侯伯太太正与那羊一般的瑞典妇人谈话。她正往那名瑞典妇人身上硬推一本杂志。

“没关系，拿去看嘛，亲爱的，”她说：“我还有好多别的可看呢。老天，真冷得吓人。”她朝白罗和气地点了个头。

“你太客气了。”那名瑞典妇人说。

“哪儿的话！好好睡一晚上，明天早上头就不痛了。”

“也只是天气太冷了。我自己去泡杯热茶。”

“你有阿司匹林吗？”真的有？我这里很多呢。好了，晚安了，亲爱的。”一待那妇人离去，她就缠起白罗来了。

“蛮可怜的，是个瑞典人。就我看来，大概是个传教士，教书的那种。人很好，就是英文不会说。他很喜欢听我谈我女儿的事呢。”

白罗到这时候对侯伯太太的女儿早已了如指掌。这车上凡是懂得英文的都晓得她女儿的事了，什么她先生在斯密尔纳的一所好大的美国大学做事，这又是她第一次来东方旅行了，她对土耳其人懒散的习气与糟透了的道路又是什么样的看法了。

他们邻室的房门后处，走出那个瘦弱、苍白的男仆。白罗自打开的门缝

间，瞥见了罗嘉德先生靠坐在卧铺床上。他看见白罗，脸色一下子泛起怒色地沉了下来，随着，门关上了。

侯伯太太把白罗拉到一旁说：“我跟你讲，我怕死了那个人。呃！不是那个男佣人——是另外一个。他的主人。哼，好一个大老板！那个家伙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对劲。我女儿常说我很能预感。‘妈妈预感一来，绝对灵验。’我女儿就是这么说的。我对这家伙就有一种预感。他就在我的隔壁，我怕死了。我把我的旅行袋挂在两边相通的那扇门上了。我好像听见他扳了扳门把手。不瞒你说，这个人果真是个杀人凶手，我也一点不会感到意外的，就像报上登的那种劫火车连抢带杀的歹徒。我这话虽嫌傻气，可是我的确有这种感觉，我实在怕死这个人了。我女儿说我这次一定玩得很开心，但不知怎的，我心里总是很怕的。也许我很傻，介是我总觉得会出事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而那个蛮好的年轻人怎么会当了他的秘书？怎么受得了？我真是想不通。”

这时，阿伯斯诺上校与麦昆自过道上朝他们走了过来。

“到我房里来坐，床铺还没铺呢。我对你的印度政策的看法是——”

两人挤过他们身边，朝车厢另端麦昆的卧铺房走去。

侯伯太太向白罗道了晚安。“我想，我要上床看书就寝了，晚安。”

白罗进入自己的卧铺房间，就在罗嘉德前头的一间。脱衣上床之后，看了大约半小时的书，就熄灯入睡了。

数小时之后，他惊醒了过来。他知道是什么惊醒了他——一声很大的呻吟，几乎可说是惨叫，就在他近边。同一刻间，他也听见了刺耳的铃声。

白罗坐起身来，扭亮了灯。他发觉列车是静止的，大概是靠了站。

这声惨叫，令他好生惊愕。他记起罗嘉德就睡在他隔壁的房里。跳下床铺，打开门，却见卧铺列车长自过道上跑来轻敲罗嘉德的房门。白罗轻轻将房门虚掩得只剩一条缝，向外窥看。列车长又敲了一下门。铃声又响，自指示灯看来，这次铃响是来自列车另一端的房间。列车长转头看了看。这时，隔壁却有人大声说话了：

“没什么事，我按错了铃。”

“喔，好的，先生。”列车长说着又匆匆奔到另端亮起灯的房间去了。

白罗回到床上，略微放下了心，扭亮了灯。一看手表，正是差廿三分一点。